



敬！我。最愛的。舞蹈！

Cheers! The Love of My Life ~ Dance!!!

黃于芬 YU-FEN HUANG
藝術創作者

我

來自台南，生長在一對傳統父母、精明姊姊與搶戲弟弟之間的在地家庭，老二個性使然，比起姊姊跟弟弟，我顯得相對乖巧，總是沈默無聲，從小在舞蹈教室、舞蹈班、舞蹈系、舞蹈研究所，一路科班訓練的舞蹈世界裡循著眾前輩們的足跡前進。大學畢業那年，我展開對父母的首次抗爭，也是我第一次「實現夢想」— 進入舞蹈空間舞團¹（以下簡稱「舞空」）成為「職業舞者」。本以為這次的抗爭是我人生中「最突破自我」的作為，孰料，成為正式舞者後，「突破」竟成為我的常態。進舞團後體現到職業舞者無設限、無標準答案的工作特性，而「表演」便是不停為自己建立人生里程碑的過程。每次的演出製作都在不同面向開啟我從未有過的第一次，也透過許多的「第一次」推助著我不停的突破、嘗試、累積，並支撐著我無懼的迎向下一個「第一次」。從事表演的這些年破除許多我以為無法跨越的設限，與不同國籍對象合作顛覆我的思維邏輯，隨著節目製作遠赴夢想國度寬廣了我的視野，因應著工作需求學會了獨立且不怕嘗試的心態，而這些經歷亦成為我人生中最珍貴的經驗法則與回憶。

千里馬 & 伯樂

2010年是我與瑪芮娜·麥斯卡利²第一次合作，這一年是我在舞空的第六年，此時的我像是已經在舞團跑了許久的「老馬」，雖然已經歷過許多作品的洗禮，但卻似還未完全開竅而找不著方向的「盲馬」，在表演上總感覺缺少些個人特質。這一年在《橄欖樹》³選角中，藉著身體能力的成熟度，我得到貫穿全作的主角一職，排練過程除了戲分吃重之外，語言溝通所帶來的隔閡更讓我繃緊神經。因此我轉而從「看」來觀察編舞者的言行以做出應對，我試圖在工作過程中找到一個即便語言無法很通暢，依然能透過對舞作的理解、身體的直覺，來達成編舞者要求的應對方式，而在這樣感知與專注力必須高度集中的排練狀況下，無形中增強了我觀察周遭人物言行的敏感度。而瑪芮娜在排練場上直來直往、犀利且直指核心的工作態度，更讓我在排練中不停的對自己提問。每當我處於不是很明確理解她要什麼的時候，便透過觀察到的言行線索與身體細節，轉換多種表演樣貌與身體方式以提供編舞者選擇，最後發現很多時候即便在語言上我們無法達成有效的溝通，但奇妙的卻是能快速的從肢體上找到共識，透過



1 《橄欖樹》劇照。(謝三泰攝)

這一次次達成的共識，她也讓我理解身為表演者的魅力所在，於是「關於表演的自信與自在」就在我們彼此認同的過程之中默默的生長茁壯。

或許是因為之前的工作方式大多習慣依賴熟悉的語言去理解編舞者，反而讓自己侷限在「已知的認知」範疇裡，而反觀這種礙於語言上溝通不夠良好，使得我始終處在一個未知不明而需要不斷對彼此提出疑問的狀態裡，倒是讓我更誠實的循著自己的理解與詮釋，在過程裡逐步信任自己、肯定自己、跨越自己，去探索那個我與編舞者都「未知的共識」。這一經驗不僅改變我一直以來對編舞者地位的思考，這種工作模式也成為我們彼此間的合作默契，並開啟了日後跨國共製的工作邀約。

怕什麼來什麼，硬著頭皮上的初次旅程

《The Unreality of Time》⁴ 是 2013 年舞空與科

索劇院⁵第一次的跨國共製計畫，由瑪芮娜編舞。這一年我與舞空另一名男舞者代表舞團受邀前往荷蘭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排練演出。雖然很早就得知這個計畫行程，但對我而言這畢竟是一趟正式的工作邀約，對於即將面對全英文的工作環境、不熟悉的工作夥伴、異地的日常生活等，一些和台灣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與樣態，都是我在未出發前的擔憂。果然怕什麼來什麼，開工第一天，就從「天氣」給了我們一個震撼教育！一早出門就見四周的道路盡是高達小腿的積雪，連輕軌也暫停營運，騎腳踏車前往劇場的的路上，因為積雪使得行駛的輪胎不時的打滑偏移，導致我們得隨時跳下車來保持平衡，一路上除了有鏟雪騰出車道的人，還有連人帶車滑倒跌坐在路邊傻笑的當地人。我們就在這種攝氏零下一、二度、飄著細雪、隨時會摔車、又膽戰心驚的路途上，花了一小時終於滿身冷汗的抵達原本只需半小時路程的



2 《The Unreality of Time》劇照。(複氧國際攝)

排練場。朋友後來還說我們是出奇的幸運能在開工天就遇上海牙⁶三年來的第一場冬雪，因為那一天即便是當地人也被搞得交通停滯、時間大亂！

就這樣我們倆在海牙展開了三個月求生般的冒險。首先，住處暖爐在某個正下著大雪的夜晚莫名熄滅，東搞西弄了好一陣子依舊無法解決，人生地不熟英文又不流利的我們，只能透過翻譯軟體學好如何敘述狀況後，硬著頭皮去敲隔壁鄰居的門，比手畫腳邊說明邊拜託她來拯救即將被凍僵的我們。再來，某個寒冷的夜晚準備洗澡時卻發現沒有熱水！一番胡亂自救未果後，不得不致電給劇場製作人求救，我們透過電話雞同鴨講的對著電熱爐一陣折騰依然無效後，她只好冒著風雪來到住處救援（透過網路教學）。還有一次因腳踏車壞掉，劇院帶回去修理花了兩、三週的時間，這期間同事只能騎著我們僅剩的腳踏車載著我上下班，並忍著因雙載負重而鐵腿的痛

苦繼續排練，我們也曾經因為不知道要在夜晚騎車時掛上車燈而被警察攔檢盤查，甚至險些被開罰單。最可怕的是，不擅廚藝又不太認識食材的我，曾經使用已發芽的馬鈴薯入菜，導致同事飯後頭暈，事後才知道發了芽的馬鈴薯其實是有毒的（原來當初我差點毒殺了人）！我們也常常因為排練太過疲累而依靠著台灣帶來的泡麵、零食享受著片刻的家鄉大餐。而最慘的是還在排練期間發生「工傷意外」，上工第三天我就因為一顆扁豆（舞作物件）不慎掉入右耳而到醫院掛急診，然而跟台灣大不同的是，我在花了將近 100 歐元掛號後，空等近兩小時，最後由護士出馬用手電筒照看了一下我的耳朵後，便告訴我必須要有醫生在才能進行治療（所謂的治療也只是用吸槍，不到 3 分鐘就將扁豆吸出），然後就叫我回家明天再來（那為何還讓我等……），而我只能無語的照做……對照台灣的醫療效率，我只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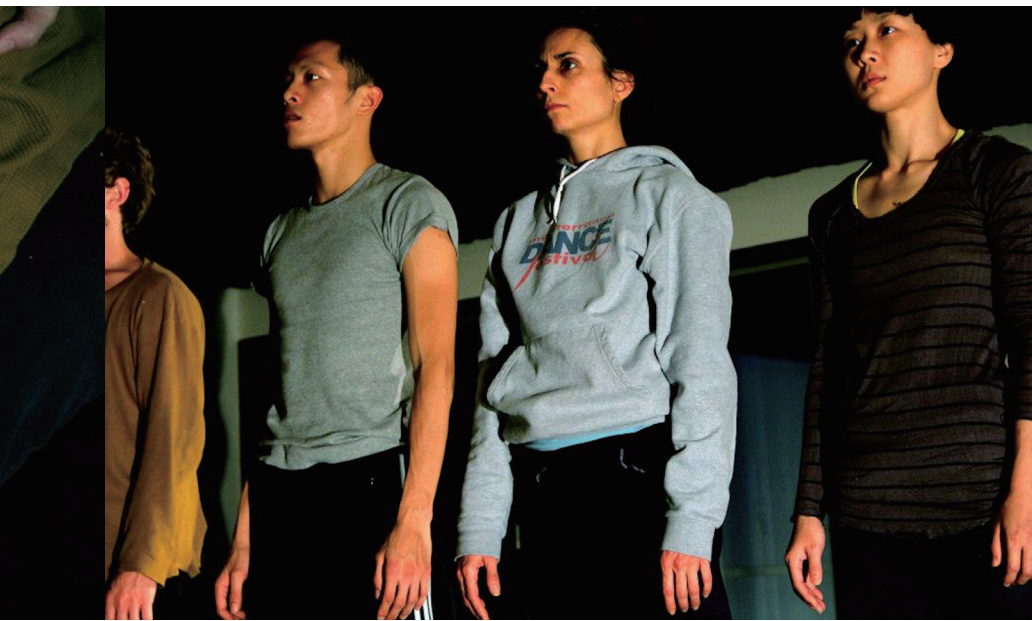
人生第一次在異國進醫院「掛急診」，如此被對待真的很荒謬！

嚴格來說，這一趟旅程因為還有另一位舞空同事相伴，除了較為安心之外，還有個熟悉的人可以相互照應、掩護，亦可以用母語溝通討論、抱怨叫苦之類的，在工作上反而沒有出發前所擔心的適應不良，反倒是在工作之外的生活點滴，才讓我深刻理解到人面對意外跟困境所展現出來的求生意志。你會發現當你進入一個陌生環境、語言溝通又有些障礙時，你只能想方設法的找到各種因應方式，無論這個方式之於當下的你是否合理，你都會接受也會去執行，只要這個方式最終能在那個當下達成目的。而這樣的求生技能當然也應用在工作中，活在這樣的生存環境裡，似乎讓我更能理解歐洲舞者們獨立性的養成原因。他們總會以自己獨特的邏輯方式去面對指令、組織思考、回應提問、執行實驗，而這種獨立性恰恰凸顯出一個人的人格特質，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我想應是他們對待人事物的無所畏懼。而當開始意識到這種獨特性的珍貴時，我似乎也變得更無拘束，在排練時的思考也不再只是為了追求或迎合某種標準答案而運行，反而是可以勇

敢的敞開自己，自信的做出「自己所想」，與編舞者共同為自身在作品中創造出某個貼近自我特質的獨特角色。

驚奇不斷、顛覆想像的奇幻旅程

《*It is like a large animal deep in sleep*》⁷ 是舞空、科索劇院、斯堪尼舞蹈劇場⁸ 於 2015 年的三國共製計畫，由瑪芮娜編舞。第一階段我先以個人身分受科索劇院邀請前往海牙參與排練演出，第二階段將回到台北與舞空舞者一起演出，第三階段作品則轉往瑞典由斯堪尼舞蹈劇場的舞者演出。而這一趟除了發展新作品之外，還有舊作《*The Unreality of Time*》於荷蘭、智利、阿根廷、巴西、西班牙等地的巡迴行程，因此行程衍生了歐洲工作簽與南美三國的簽證問題。當時為了快速地辦理南美各國簽證，在 9 月中已前往海牙排練的我，於一個月後特地飛回台灣，親自遞件、審查、面試，穿梭於各國辦事處只為完成這項任務，所幸在最後關頭（上機前一天）終於驚險獲得所有簽證，結束這個快閃台灣兩週的任務。而這也是繼 2013 因工傷掛急診事件後，再一次讓



3 《The Unreality of Time》排練花絮。
(Mallory Lynn 攝)

我讚嘆又驕傲台灣辦事效率如此之快速的實例！（外國人在荷蘭辦理南美簽證需要等三個月！）也因為在歐洲的工作期程較長，除了荷蘭工作簽之外，還辦理了荷蘭暫時居留證、當地的銀行戶頭、購買工作保險等，有關在歐洲當地工作必須辦的相關手續一樣都沒漏掉。而這也意味著這一趟作為獨立舞者的我必須更加自主堅強，要在這段期間學習成為堅強又有毅力的「旅歐舞者」！

首先，我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回荷蘭的隔天就要啟程飛向南美洲開始巡演行程，也就是說在我帶著簽證飛抵荷蘭當天，只有一個下午的時間跟其他舞者覆排即將巡迴的舊作。即便我在台灣已透過影片把自己的部分回憶得滾瓜爛熟，但時隔兩年、舞者換過、並且在這樣「極快速組合」的狀況下排練，這種種擔憂硬是讓我一顆懸置的心直到第一場巡迴場次結束後才稍微放下，正暗自欣慰自己足夠機靈的沒成為拖累演出的豬隊友同時，卻在前往第二站巡迴地時發生有舞者無法搭上預定班機的意外，於是我們便在候機時展開排練，預備著讓編舞者臨陣上場遞補演出的計畫。萬幸，在演出當天的「前3小時」終於全員抵達劇場，並在沒有經過完整人員彩排的狀況之下我

們就直接進入演出，驚險完成第二場巡迴。我當下心想：難道這就是旅歐舞者的日常嗎？感覺上好像只有我內心感到不踏實而緊張不已，其他人對這些突如其來的意外變故似乎都不太在意，對演出也依舊抱持著輕鬆以對的心情，而與我思考點最大的不同是，當全員抵達劇場後，大家也不著急著要彩排搭配，反而是更重視讓身體有足夠休息的時間，充分發揮了「台上見」的精髓，並且在最後更是不受影響的完成了演出。這一事件著實讓我對團隊舞者及行政應變突發狀況的反應另眼相看，除了製作人冷靜及時的處理了繁複的行政流程之外，我更欽佩的是其他舞者沈著淡定的適應力，而這樣的應對態度與身體適應能力不僅在巡演過程中為我打了劑強心針，更為我面對困境時的心態上了寶貴的一課。這個經驗也讓我明瞭在短暫快速的組織排練之下，除了需要各舞者對自己所擔綱的角色掌握有餘之外，編舞者給予的信任感以及舞者獨立負責的態度更是穩定作品品質的重點。反觀在台灣的演出，不管是新作舊作或是大小場次，總要達到「某個數量」的排練才有信心上台，習慣用一種「練習的量」來作為說服彼此的指標，而這不外乎是一種不夠信任



2014/10/26, Valparaiso, Chile



2014/10/28, Santiago, Chile



2014/10/31, Rosario, Argentina



2014/11/4-5, Recife, Brazil

4 南美洲巡迴場次劇場外觀。(黃于芬攝)

的顯現：編舞者不信任舞者的自律、舞者因此無法相信自己的實力，除非透過大量的練習來讓雙方都「感到」安心。然而這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至少，在這一旅程裡，許多例子都顛覆了我一直以來「以為有效」的準備方式，也理解了當編舞者願意全力信任舞者時，舞者相對更為自律，當舞者在演出當下對於自己能掌握的一切感到自信時，其所演繹的角色將越是真實自在。

除此之外，此次作品較上一次更困難的挑戰是需要參與大量的文字閱讀，排練過程需要與編舞者及其他舞者頻繁的交談溝通想法，以及在演出時要開口講話。獨自遠赴異地而沒有其他「國

人」提供協助的我，光是為了弄懂這些英文原文，以及了解每個人的對話內容，不知多少個夜晚我必須獨自抱著電腦與翻譯軟體奮戰，隊友們也為了我特別客製口語訓練教學，協助我一步步從開排時的緊張忐忑到最後演出的熟練自在。而與以往大不同的，是這次作品因涉及社會議題，以及作品呈現形式的需求，讓我在排練過程中幾度因無法達到預期成果而屢屢感到沮喪。而最令我挫敗的並非是肢體上的創作，反而大多是思考理解與溝通上的不足。所幸最後在編舞者願意提供滿滿的信任與轉圜空間之下，我們找出「源自我可以做」的方式，並在隊友的支持與包容下彼



5 《It is like a large animal deep in sleep》
宣傳照。(Marlous van der Sloot 攝)

此磨合遞補，逐步順利地完成了連我自己都認為是看不見終點的 Mission Impossible。

累積後的自在人生

從舞空的製作到獨立受邀出國參與製作的數次經驗，除了讓我建立越來越自在的舞台表演能力之外，路途上所遇見的人、事、物更是改變我許多想法的關鍵。在與國外藝術家合作的過程，除了看見每個人鮮明的獨特性，更感受到他們對個體的尊重與包容，不同文化背景會形塑出不同的自我認知與思考邏輯，我認為這些差異並非無法融合共存，其關鍵在於我們願不願意釋出空間去認識與接納。在相對保守的台灣舞者身上似乎存在著較多群體思維，並總是容易聚焦於某種一致性的指標上。但在多國相鄰的歐洲大陸上，跨越鄰國工作就是稀鬆平常的日常，每個作品總是存在著來自各國的舞者，你常常可以在某個工作團隊裡，聽見多種語言同時出現，然而在這樣願

意接納各自使用自身國籍語言的工作環境中，我認為某種程度上除了顯示著他們對自我（國家）的認同以及對他人（國）的尊重之外，也是對自身具備之獨特性感到驕傲之表徵，而使用英語亦代表著他們對群體的整體認可（當然也是為了達到溝通）。或許，習慣群體思維的我們不需視與眾不同的聲音為團隊阻力或隔閡，而應該使其成為凸顯個體獨特性的加分技能並用以豐富整體。這些曾經的經驗也讓我明瞭，任何事從來就沒有標準答案，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中立的態度、開放的視野、尊重的角度來接納每一個瞬間，方能從壯麗的群體中窺見不同個體的珍貴與獨特。

舞蹈帶來的牽引效應

一直以來「表演」就是我最能肯定自己的方式，也引領我實現了很多夢想，這些「夢想」對其他人來說或許不那麼偉大，但對我來說卻是我透過表演這一經驗步步累積而成的信心使然。因



6 生活花絮。(黃于芬攝)

為舞蹈，我踏出家人為我高築的安全堡壘，改變我因保守膽小而不夠勇敢的性格，在旅途中豐富滋養了我的心靈，並讓我擁有現在的自信與自在。也因為如此才讓我有足夠的信念一路不停地轉換身分，讓我從表演者進入到教學工作，再延伸到成為創作者，甚至是進入目前所攻讀的交大應藝所博士班。在這轉換過程裡每一個身分都有著各自需要面對的課題：表演者需要專注在身體訓練、表演魅力的掌握度；教學需要系統式統合自我的所知所感、精準清晰的傳達觀念和思維；創作則要有著堅定的中心思想、細膩敏銳的觀察力與無設限的創造力。無庸置疑的，在不同的位置上看待事情的面相有所不同，思考的角度也必須有所調整，但最終這些能力其實都脫離不了「自我覺察」。從一開始進入「舞蹈」時，像是個懵懵懂懂只愛跳舞的工具人，直到「覺察」表演為自身所帶來的改變時，開始會對「自我」提問，然後在提問的過程裡不停重新組織認知、重置邏輯思維，並且展開更進一步的身體力行與實驗辯證，經過一步步強化察覺能力後，便積極的開始跨越自我設限，以覺察思辨與身體力行兩者

相輔相成，在舞蹈範疇裡探索前進。

或許「舞蹈」不是最好的職業選項，卻是我最喜歡的行業，最吸引人的專業，最令人享受的藝術。很幸運的，我總是能選我所愛、愛我所選。

敬！我。最愛的。舞蹈！

注釋

- 1 舞蹈空間 (DFT) 作品形式跨界多元，長年致力專業舞者的養成與培育，2008 年起著重國際共製合創，全面多變的創作體質深獲亞洲及歐美舞蹈界專業肯定及讚許。請參考此網站：<https://www.danceforum.com.tw/>
- 2 瑪芮娜·麥斯卡利 (Marina Mascarell, Oliva, Spain, 1980)，胡安卡洛斯一世大學舞蹈碩士。曾為「荷蘭舞蹈劇場」一、二團以及「錫達湖現代芭蕾舞團」舞者。2011 起專職編舞。自 2010 迄今與舞蹈空間合作過 4 檔製作。請參考此網站：<http://marinamascarell.com/manifesto.html>
- 3 《橄欖樹》為舞蹈空間 2010 秋季製作「長鏡頭」演出節目。請參考此網站：<https://youtu.be/68yriSf2rNk>
- 4 《The Unreality of Time》為舞蹈空間與科索劇院於 2013 年共同製作節目。請參考此網站：<https://youtu.be/-HACpSFbllY>
- 5 科索劇院 (Korzo Theater) 位於海牙市中心，擁有三間表演廳及五間排練教室，是一舊有建築改裝為現代劇場的成功案例。劇院尋找並扶植藝術家，提供有效的排練空間及製作支持，提供獨立編舞家多元創作空間，是荷蘭製作舞蹈節目最富盛名的劇院。請參考此網站：<https://korzo.nl/en/korzo/>
- 6 海牙 (荷蘭語：Den Haag)，荷蘭唯一鄰海的大城市，繼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之後的荷蘭第三大城，科索劇院所在地。
- 7 《It is like a large animal deep in sleep》為舞蹈空間、荷蘭科索劇院、瑞典斯堪尼舞蹈劇場 (Skånes Dansteater) 於 2015 年三方共同製作節目。請參考此網站：<https://youtu.be/crlRAMaMvyk>
- 8 斯堪尼舞蹈劇場 (Skånes Dansteater) 堪稱瑞典最大獨立現代舞團，參與大至北歐國家級演出、小至與觀眾零距離在地演出，過去 20 年來在表演藝術推廣上不遺餘力，表演之餘對其他藝術領域也深具貢獻。請參考此網站：<https://www.skandesdansteater.se/en/page/about-us>